



許壽裳著

記魯迅友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記魯迅友人

許壽裳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本書出版說明

這是研究魯迅的重要資料之一，最初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由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現在根據這個版本重新排印。許廣平爲本書所作的「讀後記」，也依原本收入本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三年二月



作 者 像



782.88
814-607-2

目次

小引	二
一 翦辨	二
二 屈原和魯迅	五
三 雜談名人	九
四 『浙江潮』撰文	三
五 仙臺學醫	六
六 辦雜誌、譯小說	二〇
七 從章先生學	二四
八 西片町住屋	二六
九 歸國在杭州教書	三
一〇 入京和北上	四
一一 提倡美術	六

272611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四一
一三	看佛經·····	四四
一四	筆名魯迅·····	四九
一五	雜談著作·····	五二
一六	雜談翻譯·····	五五
一七	西三條胡同住屋·····	六〇
一八	女師大風潮·····	六四
一九	三一八慘案·····	六六
二〇	廣州同住·····	七二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七六
二二	上海生活——後五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	八三
二三	和我的交誼·····	九二
二四	日常生活·····	九六
二五	病死·····	一〇五
	讀後記（許廣平）·····	一二三

小引

魯迅逝世，轉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時候我在北平，當天上午便聽到魯迅先生不幸而先歿，這是我生平爲朋友的第一副眼淚。魯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歿，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陸續寫了十多篇紀念的文字，如『懷亡友魯迅』、『懷舊』、『魯迅的生活』、『回憶魯迅』、『關於「弟兄」』、『魯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魯迅詩集序』、『魯迅的幾封信』等，都是『言之未盡，自視欷然』。近來，好幾位朋友要我寫這印象記，我也覺得還有些可以寫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筆。最近景宋通信也說及此事，有『回憶之文，非師莫屬』之語，我便立意隨時寫出，每章只標明目次，不很計其時間之先後。可惜現在身邊沒有『魯迅全集』，有時想找點引證，多不可得，這是無可奈何的！



一 剪辮

一九〇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東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豫備日語，魯迅已經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餘人，也正在豫備日語，比我早到半年。我這一班也有十餘人，名爲浙江班，兩班的自修室和寢室雖均是毗隣，當初却極少往來。我們二人怎樣初次相見，談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大約隔了半年之後吧，魯迅的剪辮，是我對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

留學生初到，大抵留着辮子，把它散盤在額門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辮子的人，盤在頭頂，使得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裏說着怪聲怪氣的日本話。小孩們見了，呼作『鏘鏘波子』。我不耐煩盤髮，和同班韓強士，兩個人就在到東京的頭一天，把煩惱絲剪掉了。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有三：第一，許是監督——官費生每省有監督一人，名爲率領學生出國，其實在東毫無事，連言語也不通，習俗也不曉，真是官樣文章——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為和一位姓錢的女子有姦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刀剪去他的辮

子，挂在留學生會館裏示衆，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只得狠狠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翦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翦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着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所以我說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一個印象。

魯迅對於辮子，受盡痛苦，真是深惡而痛絕之，他的著作裏可以引證的地方很多，記得『呐喊』便有一篇『頭髮的故事』，說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雜文』裏有云：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爲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病後雜談之餘』）魯迅回國之後，照例裝假辮子，也受盡侮辱，同書裏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一月，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

哈，終于也有了這一天了。（同上）

魯迅的那篇絕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有云：

……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只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喫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牠的。

看了上面所引，魯迅在初翦辮子的時候，那種內心的喜悅，也就可以推測，無怪不知不覺地表現到臉上來了。

二 屈原和魯迅

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我看見了這些新書中間，夾着一本線裝的日本印行的『離騷』——這本書，他後來赴仙臺學醫，臨行時贈給我了——稍覺得有點奇異。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經對我說過：『「離騷」是一篇自敘和託諷的傑作，「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所以他的中國文學史上，關於『離騷』有這樣的話：

其辭述己之始生，以至壯大，迄於將終，雖懷內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懼讒賊。於是放言遐想，稱古帝，懷神山，呼龍虬，思佚女，申紆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次述占於靈氛，問於巫咸，無不勸其遠游，毋懷故宇。於是馳神縱意，將翺將翔，而陞懷宗國，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上，關於『天問』說：

若求之詩歌，則屈原所賦，尤在『天問』中，多見神話與傳說，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願冕在腹？』『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鯀魚何所？魺堆焉處？羿焉殛日？烏焉解羽？』是

也。

記得郭沫若先生著『莊子與魯迅』一文，說魯迅熟於『莊子』，就其文章中慣用『莊子』的詞句摘了好多出來，這話是確當的。魯迅又熟於『屈子』，我也仿照就其幾首舊詩中，很粗略地摘一點出來，以見一斑。其中有全首用騷詞，如：

一枝清采妥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無奈終輸蕭艾密，卻成遷客播芳馨！
此外，如：

詞句	詩題	著作年分
荃不察	自題小像	一九〇三
扶桑	送增田涉君歸國	一九三一
美人不可見	無題	同上
浩歌	同上	同上
佳人	送O.E.君攜蘭歸國	同上
遺遠者	同上	同上
湘靈	湘靈歌	同上
浩蕩	無題	一九三一

洞庭木落

同上

同上

渺渺

同上

同上

春蘭秋菊

偶成

同上

華燈

所聞

同上

玄雲

無題二首

同上

惆悵

同上

同上

無女耀高丘

悼丁君

一九三三

蛾眉

報載患腦炎戲作

一九三四

衆女

同上

同上

芳草變

秋夜有感

同上

又魯迅采作『彷徨』題詞的是：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這八句正寫升天入地，到處受阻，不勝寂寞徬徨之感。

又魯迅在北平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寓屋書室，所謂『老虎尾巴』者，壁上挂着一